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毒棺

POISON COFFIN

牛劳 / 著

黑毒贩，巧借棺材演双簧

冤女子，不明就里赴黄泉

神侦探，追根溯源辨真伪

THE KODANSHA LITERARY COLLECTION

毒棺

POISON COFFIN

THE J. A.

THE KODANSHA LITERARY COLLECTION

THE KODANSHA LITERARY COLLECTION

THE KODANSHA LITERARY COLLECTION

THE KODANSHA LITERARY COLLECTION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毒棺

POISON COFFIN

牛劳 / 著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棺/牛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39 - 895 - 3

I. ①毒…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221 号

毒棺

DU GUAN

牛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4.75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895 - 3/I. 107

定 价: 16.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e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h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的话

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给凯恩》的诗句，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的旋律时，心头就涌起一股俄罗斯情结。

那个美丽的国家，如今怎样了？这是我碰到的亲朋好友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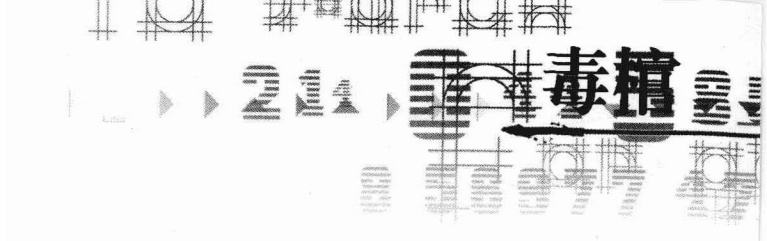
我长期从事俄语教学、翻译以及前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重新踏上了昔日的苏维埃联邦和一些昔日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那里早已今非昔比了。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了各种有关俄罗斯的“漫游”、“考察记”等类型的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是相当感兴趣的。

作为一名怀有俄罗斯情结，长期与俄罗斯结缘的学者，我本应写出类似采访手记，即有关俄罗斯国情、社会、民俗等研究的作品，但本书却是从社会犯罪的角度，以小说为载体，折射出今天俄罗斯的社会现象、各类人物，从中满足中国读者想了解这个国家近况的愿望，也是在试图回答“俄罗斯如今怎样了”的问题。

书中没有系统的理论叙述，没有深奥的逻辑推理，也没有结论，只是我根据自己在俄罗斯的所闻、所见，以及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收集到的大量的真人真事的素材写成。希望读者通过书中各种人和事的描述，了解今天的俄罗斯。

本人文学功底浅薄，作品的水平有限，但愿意将此拙作奉献给读者。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0
第四章	60
第五章	79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29

第一章

当谢尔盖耶夫打算锁好办公室的门回家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指着18点10分。坐了一整天也没有一个人光顾，要离开了，却有人打来电话。他马上拿起电话筒，里面传来飞机起飞的声音，响声很大，接着这声音渐渐消失了。

“您是谢尔盖耶夫吗？”话筒里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没错，是我。”

“您是私人侦探吗？”

“也没错。”

话音停止了，谢尔盖耶夫听到对方深呼吸的声音。

接着，对方低声说道：“我是在机场给您打的电话，有事让您办。”

谢尔盖耶夫掏出了笔记本。

“您的姓名和住址？”

“阿克拉姆·阿克拉莫夫。住在托克莫洛德花园75号楼。”

他记下住址和姓名，接着问道：

“您委托我办什么事？”

“我想请您监视我的妻子。”

飞机起飞的响声掩盖了当事人的说话声。

“我听不清您说什么，阿克拉莫夫先生。”

对方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是哈斯塑料工厂的经济师。”

哈斯塑料厂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一家有实力的企业，也是吉尔吉斯斯坦与土耳其合资的企业。由于资金充裕，产品质量好，品种繁多，在中亚各国极负盛名。

“那您每天出 50 美元，其他开支实报实销。”谢尔盖耶夫故意提高了报酬。

“行！我马上支付您 300 美元。我要您严密跟踪并监视我的妻子，不论她到哪里，都要向我报告。如果她在家里，要报告是否有人来找她。您能做到吗？”

谢尔盖耶夫对 300 美元的酬金感到非常满意，所以痛快地答应了。

“我接受您的委托，阿克拉莫夫先生，但您还得与我面谈，是不是？我也应当认识一下我的当事人。”

“我知道，但问题是我刚刚接到任务，马上要飞往莫斯科。等我一回来咱们就见面。委托您后我就能放心地走了。有了您，我不在时，有人监视着我妻子，我也就放心了。”

“那您就放心走吧。”说完，谢尔盖耶夫又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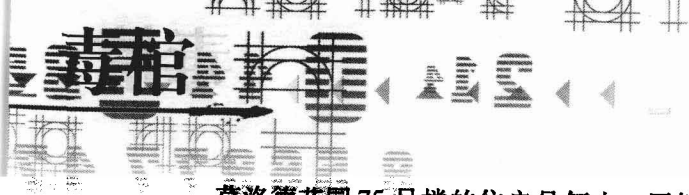
一阵飞机的轰鸣声。“阿克拉莫夫先生，请告诉我您夫人的外貌特征。”

“您可以按地址去找她。好啦，回来再见。”

听筒里传来了忙音，谈话结束了。

谢尔盖耶夫点燃一支烟，吐出几个烟圈。谢尔盖耶夫是俄国人，20年前从乌发民警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伏龙芝（比什凯克）市警察局当侦查员。从民警准尉一直干到少校探长。他侦破过不少刑事案件，是位干练的侦探。吉尔吉斯斯坦在前苏联解体后独立。随着社会的变化，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回故乡去了，而他没有返回俄罗斯，只是离开了警察局，在比什凯克一家写字楼里开起了侦探事务所。今天阿克拉莫夫要他监视其老婆的行踪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案子。可能他早就对自己的老婆起了疑心，或者他在女人身上也不清白。谢尔盖耶夫想等拿到了钱并和当事人签合同后再行动。这时，听到有人敲门，大楼保安推门进来，把一个信封交给了谢尔盖耶夫，并要他签署回条。保安走后，谢尔盖耶夫打开信封，里面装着3张100美元的钞票，还有一张阿克拉姆·阿克拉莫夫的名片上面的地址是托克莫洛德花园75号楼。

谢尔盖耶夫弄不明白，他怎么这么快就把钱送了过来。后来他想，阿克拉莫夫肯定是委托附近的快递公司送到大楼传达室的。谢尔盖耶夫打开电话号码簿，在上面查找阿克拉莫夫。但是，姓阿克拉莫夫的多得是，他立即打电话给地址查询处，询问住在托克



莫洛德花园 75 号楼的住户是何人，回答说是尤素甫夫·哈德尔·卡德洛维奇。

眼前的情况使谢尔盖耶夫决定前往托克莫洛德花园去看看。托克莫洛德花园在一条通往伊赛克湖风景区的公路旁，离市区大约 10 公里。这里住的大都是去伊赛克湖休养的新型大款。谢尔盖耶夫只去过托克莫洛德花园一次，而且是很早以前去的，那时候还很破旧。在不久前为吸引外国投资商才建成的高档居住区。

谢尔盖耶夫越想这件案子，心中越加不安。他对这个女人毫不了解，但却收到人家的钱，现在，按规矩就应该为客户工作了。他锁好办公室的门向电梯走去。走出大楼，谢尔盖耶夫穿过马路，走进一家个体餐馆，他常在这里用餐、喝茶。他向店主要了红茶和煎鸡蛋。

这位店主和谢尔盖耶夫是老朋友了，每次来他总要给谢尔盖耶夫讲些新闻或流传的新鲜事。

“谢尔盖耶夫，你今天在事务所里吗？”店主是吉尔吉斯人，他对这个俄国人很有好感。

“今天晚上我要见客户的夫人，我要看护她，免得她出事。”

店主瞪起双眼，张开大嘴。

“真的吗？她怎么样？”

“你知道前苏联影星古尔钦柯吗？”

他点点头。

“拉德宁娜呢？”

“当然知道啦。”

谢尔盖耶夫笑笑。

“好啦，这位夫人就是这类的女人。”

老板有点迷惑不解，过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是谢尔盖耶夫在耍他，也只好笑了笑。

“我老是对别人的事感兴趣，是不是？”他问道。

“这没什么不好，艾尔金。”谢尔盖耶夫答道：“我该去干活儿了。”

“谢尔盖耶夫，给你，一共 15 个索姆（索姆：吉尔吉斯斯坦货币）。”艾尔金拿来一份用报纸包好的饭说，“再见，祝你顺利！”

当谢尔盖耶夫坐进车里时，已是差 20 分 7 点了。他缓慢地开车驶近托克莫洛德花园 75 号楼。楼门前有个铁栏杆大门，大门外是停车场。谢尔盖耶夫停住车，换到后排座位上，从这里监视 75 号楼的大门。这时他只能等待，监视是他的拿手活儿，要不他也当不了私人侦探。

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过了好几辆汽车，开车的都是下班回家的男人。这些人经过时都看看谢尔盖耶夫的“拉达”车。谢尔盖耶夫好像是在等待约会的姑娘，而不是私人侦探在等待客户的夫人。车旁曾走过一位穿着牛仔裤和 T 恤的姑娘，她看了谢尔盖耶夫一眼，目光中充满好奇。姑娘走得很快，那曲线优美的身影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谢尔盖耶夫感到遗

憾：你走得慢一点儿多好。

谢尔盖耶夫拿出食物吃了几口，又从怀中掏出小酒瓶喝了两口。到9点钟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一个人出入这个铁门，他该行动了。谢尔盖耶夫下了车，穿过林荫道，推开铁门走了进去，前面一座两层小楼，窗户里没有灯光，他绕到楼后面，后面楼上也没有灯光，他断定楼里无人。

他只好又回到车里。看来，丈夫刚刚搭上飞机，老婆就迫不及待地溜走了。谢尔盖耶夫还是决心等下去。因为受人之托，而且300美元已到手，不能就此离去，那样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午夜过后，谢尔盖耶夫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已是清晨6点钟了。这时，一辆送牛奶的车停在林荫道上，送奶人提着箱子给每幢楼送牛奶，他也走过75号楼，但未停下，当他走回来时，谢尔盖耶夫向他走去。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他打量着谢尔盖耶夫，手中还提着牛奶箱子。

“你没有给75号楼送奶？”谢尔盖耶夫说道。

老人奇怪地皱起了眉头：“主人出远门了。”他说道，“你多管什么闲事儿？”

谢尔盖耶夫懂了，与这种人打交道应当直截了当，说明来意，要不他会叫警察的。谢尔盖耶夫没有多言，掏出了证件。他拿在手中仔细看了看，还给了谢尔盖耶夫。

“您不给75号楼送奶？”谢尔盖耶夫又问了

一句。

“送啊，75号的人外出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他考虑了一会儿：“尤素甫夫一家。”

“我觉得这里住的是阿克拉莫夫一家。”

“现在这个楼里没有人住。”他摸摸后脑勺，说道，“要不我怎么不送奶呢，家家都要牛奶，这一片只有我一个人送。”

“好啦，”谢尔盖耶夫其实仍然不明白，“这楼是不是租给别人了？”

“我给尤素甫夫送奶已好几年了，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他总是在这个时候外出休假。”

送奶人准备走了，可能感到与谢尔盖耶夫也没什么可谈的了。

“您知不知道在这儿住着个叫阿克拉姆·阿克拉莫夫的人？”谢尔盖耶夫明知不会有答复，但还是问了一句。

“这一片没有这个人，要不我不会不知道的。”送奶人上了车，驶向79号楼。

谢尔盖耶夫首先想到的是查一下地址，是不是他弄错了，但他清楚记得，阿克拉莫夫告诉他的是这个地址，而且名片上也是这个地址。难道花300美元就是让我看一夜空楼？也有可能是送奶人错了，楼里总会有人吧？谢尔盖耶夫又推门进去，想看个究竟。这

幢楼确实空无一人，谢尔盖耶夫心情糟透了。这个阿克拉莫夫怎么让我空等一夜？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能白花 300 美元吗？他越想越感到蹊跷，还有点心神不安。

突然他感到应当赶快回到事务所，这比他洗澡、刮脸还重要。

他开车返回市里。这个时候市内交通尚未开始忙碌，所以，很快他就回到了写字楼。

看门人一边扫地，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他看了看谢尔盖耶夫，转身走了。谢尔盖耶夫没乘电梯，直接爬上 4 楼，沿走廊走向他的事务所大门。门上挂着一个铜牌——谢尔盖耶夫·伊万·彼得洛维奇私人侦探事务所。他掏出钥匙刚要开门，但门轻轻一碰就开了。

原来门没锁，尽管他记得昨晚离开时自己是锁了门的。他走了进去，看了看不大的门厅，里面摆着几把椅子。

只见里面他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昨晚他离开时门也是关好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又笼罩住他。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在他办公桌对面客户坐的软椅上坐着一位女人。他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她左前胸上有一个血点，这应该是职业杀手的杰作，干得很麻利、快速，很有专业水平。估计被杀的人几乎都来不及害怕就魂飞西天了。谢尔盖耶夫碰了碰她的面部，看来是在几个小时

前死亡的。

谢尔盖耶夫深深地吸了口气，拿起电话，拨通了警察局的值班电话。

在等警察局来人的时候，谢尔盖耶夫有时间仔细欣赏这位女客户：这是一位金发俄国女郎，大约二十三四岁，身穿新潮高级连衣裙、尼龙长袜和一双时髦高级皮鞋。谢尔盖耶夫第一眼就看到她那美丽的大腿，简直无可挑剔。他不知她的姓名，因为她没有带包，她的包可能被凶手拿走了，不然像她这样的小姐怎么能出门不带包呢。

谢尔盖耶夫打过电话，约10分钟后，刑警们赶到了。最后进来的是警察局上尉侦探卡德里·穆汉莫道维奇·祖巴巴耶夫。谢尔盖耶夫曾和他共事多年。上尉是乌兹别克人，身材短粗。听说很快就要和市长的妹妹结婚，这对他的官运是很有保证的。最近他刚当上市警察局的行动队队长，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一起凶杀案。如果这件案子侦破成功，他会晋升为少校。他在上士警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办公室。虽然卡德里头脑不很聪明，但仍神气十足，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上士是一个壮汉子，满脸横肉，四肢发达，尽管他的智商比起队长就更差，不过要是来一次对打，那他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进门后，几个警察观察了一下现场。

队长走到谢尔盖耶夫面前：“探长，讲讲吧！这

是怎么回事？”队长一边说一边坐下来，“这是你的顾客？”

“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是谁，来这里干什么？”谢尔盖耶夫答道，“我是今天早晨到办公室才发现的。”

队长抽着烟，两眼盯着谢尔盖耶夫。他可能认为刑警就应当这样瞪着嫌疑犯。

“你的事务所每天开门都这样早吗？”

谢尔盖耶夫一点也没有隐瞒，如实将情况告诉了队长。

上士勘查完现场，走近队长，开始听谢尔盖耶夫的叙述：

“……我明白了小楼里空无一人后，就返回到这里。”谢尔盖耶夫讲完经过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陷阱，但说实话，我是没有料到的。”

“她的包呢？”队长问道。

“不知道，肯定是被凶手拿走了。”

队长摸摸脸，把香烟从嘴上拿下来，往地毯上掸了掸烟灰后又放到嘴中继续抽。

“她包里装的是什麼？这……是不是你干的？”他问道。

谢尔盖耶夫并非没有想到他会怀疑自己。但他从警多年，在他打电话报警时，他就想到了自己肯定会是头号嫌疑犯。

“就是这个俄国女人的皮包中有钻石珠宝，我也不会将她杀死在我的办公室里。”谢尔盖耶夫急忙说

道，“我会跟踪她，然后找个合适的地方下手。”

“她来这里干什么，她又是怎么来的？”

“我想她是找我有事，那个阿克拉莫夫不想让我与她见面。这我只是推测。我想，阿克拉莫夫派我监视一幢空楼，目的是找一个借口把我支走，恐怕更可能的是他想见到她。我办公室的门锁很普通，不费什么劲就能打开。可能在这位女士走进来时，他正坐在我的座位上。从死者平静的状态来看，她并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什么人，她把这人当成我了。当女人讲完要说的话后，他就开枪了。她连害怕都来不及。”

队长看了上士一眼，然后说：

“这个私人侦探要抢我的饭碗了，要对他进行监视。”上士没有吭声，往地毯上吐了一口痰，他只能听着。队长想了想，又说：

“现在我跟你说，少校，你的说法恐怕与事实不符吧！这个叫阿克拉莫夫的人从机场打电话给你，机场离这里很近，他干什么不自己赶来？尽管他知道你已经快下班了，可开快车也能赶到。这个漂亮的妞儿为什么也在你快下班时才来啊！她可能在来之前也给你打过电话。”

“你怎么知道她给我打过电话？”谢尔盖耶夫反问道。

从队长的表情看来，他也在考虑谢尔盖耶夫的说法。这时门口出现了法医和拿着担架的卫生员，上士领着他们进了办公室，队长神经质地整了整钻石领